谈今

演员的社会期待

□ 程曼诗

想在鱼龙混杂的影视圈中站稳脚跟，做工精细的剧本和炉火纯青的演员，两者缺一不可。

近日，国家一级演员的名单出炉，毫无疑问，这是演艺行业最高认证。什么样的演员才能称为国家级的最高水平，这个评判结果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标尺在度量。

细数整个名单，一些老艺术家的名字赫然在榜，哪怕一段时间内不太活跃在荧幕前，只要观众一说起他们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他们曾塑造的那些经典荧幕形象。唐国强的雍正王朝、陈道明的康熙王朝、鲍国安的三国演义、张丰毅的秦始皇……这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角色，也竖起了演艺水平表达的一座座丰碑。

深入人心的荧幕角色正如一部部广为传诵的文学作品，既要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又要能让观众常看常新，既要表现剧本所涉及年代对人物的最高审美，也要历经时代变幻的不同苛责，这些国家水平的演员无一例外都具备这个条件。

每个职业都有对标的社会期待、社会功能和社会使命。认清自己的工作价值，是每一个职业角色扮演应该过的第一个关口。就像新闻记者，需要从业者首先了解新闻的价值本质和功能定位，即为社会提供及时、客观、公正、敏锐的环境守望。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适度用好自己的话语权，做个合格的社会沟通者和社会活动家，当然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演员职业也是一样，表演是一门艺术，更多考验的是演员的内在驱动力——情感信念、想象力、潜意识状态等，有时甚至需要演员用自己的五官张力去尽情刻画穿越时代和人物的情感层次，让观众感受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下的思想共振。

演员与明星是有区别的，明星需要经过经纪公司不断包装，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焦点，各种闪光灯不断，靠颜值和炒热度博得注意力。而演员是表演者的统称，正如2019年凭借电影《地久天长》获得第69届德国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以及最近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演员咏梅曾对媒体说：“我不是什么明星，我就是一个普通演员，塑造人物角色是我的手艺。”正是这种认知，助力她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获得柏林影后的女演员。一个演员当得好不好，演技过不过关，观众当然会用记忆投票。叱咤风云的外交人物、雄心壮志的大将之才、趋炎附势的奸诈之辈、饱经风霜的劳动人民等，这些不同的角色哪位演员塑造得最得人心，观众的记忆种子早已埋下。哪怕没有热度、没有流量、没有炒作，观众也不会忘记这些好演员。

中国的影视行业这块蛋糕越来越大。单就电影来说，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609.76亿元，如愿冲破600亿元的目标。站稳了百亿区间并向千亿门槛迈进的中国电影，近年来不断通过放大渠道来增加市场规模红利，开放的规模与产能的壮大，吸引着各路资本争相流入。流量第一、演技第二、票房投机、票房造假等“另辟蹊径”的现象也充斥着影视圈的众生相。可是蛋糕再大，如果不能有序健康发展，注定不是长久之计。

要想在鱼龙混杂的影视圈中站稳脚跟，做工精细的剧本和炉火纯青的演员，两者缺一不可，而资本、流量、好评只是水到渠成的附加值。如果本末倒置，难免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在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传世代表作《演员的自我修养》中谈到，什么是忠实的表演角色？就是当站在舞台上时在角色的生活条件下，与角色完全一样正确地、充满逻辑地、按照顺序地、像人那样思考、希望、追求、行动。演员只要达到了这一境界，他就接近角色了，开始同角色一样去感觉，才能引起观众的情绪起伏。演员这个职业的社会期待根植于每个观众的内心，需要每个从业者竖起自己的招牌，包括有形招牌和无形招牌。除了荧幕角色这块有形招牌之外，纪律严明、作风正派是一块无形招牌。如果荧幕前刚正不阿，荧幕后私生活混乱，耐不住寂寞抵不住诱惑，也会影响观众的好评。演员是注意力经济和粉丝经济的产物，当然也要对观众的注意力负责。

观望

现代创意转化，电视剧要开脑洞

□ 王青亦

加强艺术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创新性，让电视剧焕发出艺术的新意和产业的活力。

2019年我国电视剧市场进入调整期，减量提质成为主流，整体产业期待转型和创新。今年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备案的电视剧部数和集数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近三成。当代题材电视剧占比上升，古代和近代剧占比下滑。备案剧目中七成是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古代剧只有一成左右，宫廷题材首次消失。过去三年狂飙突进的网剧今年也出现拐点，同比跌幅达到30%。

6月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是今年播出剧集中少见的“网红剧”。它扒拉开老派的“唐明皇”“杨贵妃”，以“讲述老百姓自己故事”的特殊方式，把1300年前盛唐时期的政治、诗歌、礼仪和服制用缜密的叙事、精美的画面和诸多令人赞叹的细节编织在一起，创作了一部近年来非常难得的质感厚重特点突出的精品佳作。在“限古令”让古装剧沉寂一段时间之后，这一类型剧集的成功让我们反思我国电视剧如何通过现代创意转化，正确地书写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化。

许多人津津乐道其中快速的叙事节奏、高潮迭起的戏剧冲突，让人钦羡激赏的服化道具，以及建筑、语言、礼制、习俗以致饮食等盛唐文化流溢其中，令人追慕神游不能自已。这部剧通过专业和强大的幕后团队，把器物文明融入平民的日常生活。其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描摹，赋予每个小人物真实的人生，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长安的主人。整部剧既有恢弘的盛唐气象，也有平实感人的家国情怀。

新时期我国电视剧的发展需要将中华文化进行现代创意转化，从而开启全新的艺术生产范式和产业发展模式。智媒时代的电视剧产业要善于运用立体多元丰富的现代媒介手段，用极富当代性的视觉语言讲述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故事；在语言、叙事、剧情、节奏乃至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加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全球文化的沟通、对接和理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意转化，生产和传播一种新型的中华文化符号系统、行为体系和文化范式。

值得强调的是，我国电视剧近年来在“儒家文化圈”中的影响力迅速增长。据越南官方统计，越南70%的电视剧播放来源于海外购买，超过一半来自中国，其中古装剧90%来源于中国。《还珠格格》《延禧攻略》等剧不但在越南掀起古装剧的潮流，更在越南激起了回望古越南语言文化、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剧集中包含的中华文化无论是昆曲、刺绣、缂丝、绒花，北京烤鸭、狗不理包子、满汉全席，还是汉语文字、诗词歌赋、建筑形制、礼仪习俗，都实实在在地激起了国外观众对中华文明的兴趣，产生进一步探究和学习的欲望。

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应该把包括电视剧在内的现代传媒艺术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打造我国对外文化输出、文化贸易的国家战略。新时代中国电视剧的现代创意转化，要着重从艺术出发、从时代出发、从全新媒体出发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今天意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性的转化和创造性的艺术。让古代文明与当代文化交融贯通，真正使中华文化的精华通过影视艺术的媒介活起来。

电视剧本质上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后者是交易文化内容的产业，核心是产业而非文化。因此作为文化产业的电视剧应该让文化的归文化，产业的归产业。切忌用管文化的思维来办产业，用办产业的思维来管文化。因此，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亟需通过文化立法和政策创新，加强艺术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创新性，让电视剧焕发出艺术的新意和产业的活力。推动我国电视剧拍出中国风格，突出中国气派，彰显中国精神，让中华文化走进市场、走入国际、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苦和甜

□ 缪宇光

苦和甜伴随了人的一生。苦好？还是甜好？

当人还处于孩童时期，最喜欢甜的。一个小孩哭着、闹着，护理他的外婆立马抱住他，对他说：“小祖宗不哭了，奶奶给你糖吃！”

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也开始接触苦了：药的苦，学习的苦，成长的苦，等等。

可以说，苦和甜伴随了人的一生。苦好？还是甜好？人生的不同时期，答案是不一定的。但我觉得，与其生活在蜜罐里，还不如生活在苦难的清醒中。

所谓：有钱难买少年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说明了一个人要想取得人生的成功，必须历尽苦难，才能体味到只有付出才能收获的道理。靠人人会逃，靠山山会倒，靠自己最牢靠！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甜如蜜，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一帆风顺，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取得成功。可是，你心里深深明白，不经历雨雪风霜苦，是得不到梅花扑鼻香的。

云南大理白族人喜欢给客人敬“三道茶”：第一道苦茶，第二道甜茶，第三道是淡茶。寓示着人生的三道境界，人之初年艰辛学习打工生活是苦涩的，人之中年收获成熟喜悦生活是甜蜜的，人之晚年奋斗一生回归平静生活是恬淡的。

谁吃得了苦，愿意承受苦，积极地将苦化为自己生存生活的动力的人，最终将收获生活的甜蜜和喜悦。

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少年时当过火车上的售报员和电报员，后来在母亲的影响下，发奋读书，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搞发明创造更是一件苦难的事。但爱迪生把苦难当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他不畏惧苦难，而是善于消化苦难，慢慢地将苦难当补药当享受，终于将苦难换成了收获的甜蜜，他成功了！经过几千次的实验，他发明了钨丝灯泡，以及他名下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爱迪生创立了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成为影响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伟大发明家和企业家。

如果，爱迪生不经历不克服重重苦难，生活在一帆风顺安逸的蜜罐里，他能取得如此对人类有益的巨大成就吗？肯定不会！

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本身并没有价值，经历苦难是不幸的，不值得追求，但是不从苦难中走出来更不幸。没有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兴起；没有我们过去艰难岁月的记忆，就没有今天进入新时代人们拥有幸福生活的喜悦。人类在掌握自己发展方向的命运历程中，一次次将苦难化为了巨大的反省和收获。

人生，是短暂而又漫长的，不想成为碌碌无为的人，不想成为人云亦云的人，不想成为行尸走肉的人，那么，首先必须不怕吃苦，学会奋斗，学会付出，唯有如此，你才会收获，才会成功，才会体味生活的甜蜜。

心境

戏说

让现实拷问美学

□ 梁剑箫

现实主义视觉化表达，如何诠释美学效应？

近日，笔者参加了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首映。这部影片试图传达人的复杂和深刻，营造现实主义氛围。胡歌饰演的摩托车盗窃犯因失手打死警察，面对诬陷，逃亡在外。公安悬赏三十万元缉拿，盗窃犯为实现自我救赎，将求生之途变为求死之路。观影后，觉得有一问题值得探讨：现实主义视觉化表达，如何诠释美学效应？

不论机位如何变换、角度如何刁钻、取材如何新颖，在现实主义美学世界，有一些元素难以缺席：思想的辩证和深邃、人物的复杂和立体、情节的多层和严密、意境的无限和含蓄。

电影如同小说，落笔落镜之先，要先考虑宇宙、世界、人生、国家、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伦理、制度、风俗……先赋予思想认识，让受众从镜头细语，辩证考量。《南方车站的聚会》表现为小人物在亲情和法律之间挣扎的思想痕迹。男主人公用丰富的脸部表情和动作举止，较为成功地刻画了犯罪分子复杂的矛盾心理，真实审视了两大哲学拷问：自我救赎是否和人性本质冲突？面对生死，善恶该如何分界？

电影人物塑造，须表现高度复杂性和立体感。人物性格内部要有多重对照组合，有机自然，形成自洽的复杂系统。《哪吒之魔童降世》即为一例。此影片虽为魔幻题材，表现手法和内容却颇具现实主义之风。哪吒性格多面，体内兼具正邪二气。他既是官家纨绔，又是尚义侠童，既是传统叛逆者，又是“多余的人”，既重当下友情，又恨前世命运，美丑泯绝，谜面重重，散发诱人魅力。

佳园结构类天成。电影成功与否，还取决于情节结构是否巧夺天工，层层编制，密而有风，浑然一体。结构设计服务于人性表达，越精巧夺目，越可描摹多维人物。《天才枪手》围绕作弊事件，环环相扣，用行为和语言搭建枪手心理世界，由外而内聚合，再从内向外四散，借作弊外壳，阐述社会法则、教育制度和人心欲望的动态博弈。故事疑窦叠起，矛盾扣人心弦，受众透过表象，感受二律背反的此长彼消，爽劲非常。

电影意境的无限和含蓄也就不难理解。唯具备嚼劲十足的哲理深度、深沉厚重的历史感以及生活谜一样的吸引力，才可塑造出富有创造性又融汇传统精髓的视觉艺术。《绿皮书》可圈可点。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种族歧视透出的社会风俗和伦理问题，赋予了影片耐人寻味的叙事境界。起初偏灰，随着情节进展，黯然转黑，后柳暗花明，由黑至天蓝，光明激昂，鼓励人心又引发深思，存余韵。

上述诸元素，综合交互，构成了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系统。若创造性应用这一系统，使好了，可精彩表现各自国度和地域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而挖掘和追索这结构中至为复杂微妙的东西，世界电影的百花盛宴就会馨香四溢，佳作称奇。

悦读

地缘文化下的北大荒文学镜像

□ 施新佳

北大荒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多元而独特的魅力。

《北大荒文学研究》以地缘文化视角发掘出北大荒文学镜像，以开阔的视野，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结合，探讨了北大荒文学的轨迹，考量北大荒文学的特征，是北大荒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研究北大荒文学，作者首先以开阔宏大的视野，纵横联结的方式，梳理了北大荒文学的发展流变，并以史论结合、点面兼顾的方法，探究文学现象，分析作家作品，从而展示了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洞察了不同作家群体的精神立场与写作姿态，全面展开了北大荒文学图谱，为后面的阐述与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引导机制。

作者从整体上考察并呈现了“北大荒文学形象的嬗变”。按“蛮荒”“拓荒”“家园”的线性时间组织行文。从萧红的传统文化情结到闯关东移民的书写，再到当下作家心灵的守望，线索十分清晰。著者对北大荒文学也进行了横向的考量，纵横结合，钩织起了北大荒文学的骨骼，以大量的作家作品为血肉，丰满着图谱，这些零散的点，绘织起整体的面，从而整合出一个完整的北大荒文学体系。其中，勾勒了北大荒知青的面孔，在清晰的坐标参照中，有条不紊地向读者介绍了重要文学类型的代表作家，给出了准确清晰的概括，极大丰富了著作的话语体系。

书中，作者从地缘、人缘、时代等角度，尤其是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探究北大荒文学话语与社会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这是全书的主要话题。作者既有理性的概括提升，也有对个案的分析解读，建构了一个生动而富有活力的话语体系。从作家主体、文化心理、思想内容、叙事模式、美学风格等方面，发掘北大荒文学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时代感。除了学理性概括，著作还以散落在各章中的作家作品为个案，构建了一种受到主流话语统摄的审美空间。

在考察北大荒地域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契合，彰显独特的北大荒文学特征时，著作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文本的支撑，并伴随着规律性的总结与提升，有时也融入个人的情绪体验。在探究分析中显现著者深刻独到的学术创见，这些具有考辨意识和主体见解的话语，体现出作者对北大荒文学风貌的深刻洞察。

作者以批判的思维，辩证的书写评述着北大荒文学，以严谨准确的语言，对北大荒文学进行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研究。无论是概念的界定、文化形态的观照，抑或是文学史地位的思考，都展现出作者扎实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入的理性分析能力。

学理上，本书从地理位置上锁定了北大荒文学的自然生态环境，继而观照其文化生态，这包含在北大荒文学中复杂、深刻的现象。与绪论相呼应，著作在余论中将北大荒文学置于文学史的视域予以观照。著者对北大荒文学的特殊性进行了辩证的思考。一方面，肯定其文学的丰富性，及其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遗憾地发现北大荒文学始终没有进入文化中心，著者认为进入文学史要具备若干前提，这种规律性的解读，包蕴着著者对文学的认知判断。在余论中，著者延续前文关于文学地域性的解读，再次强调了地域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对于北大荒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观照到北大荒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多元而独特的魅力。

作为一位对北大荒文学前景有期待的研究者，余论最终落脚在对于地方写作的困惑、突围与展望的话题上。在对北大荒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充分肯定的前提下，著者高屋建瓴地指出北大荒文学不能完全依靠本土经验，未来发展的关键是作家要具备广阔的人类视野，可见著者对北大荒文学的积极建构的努力。

如果说地域特色赋予地域文学独特的魅力，那么，表现丰富的人类生存景象和精神世界则会进入更宽广的空间，也会带来更多对话与交流的可能。著作对北大荒文学及其他地方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镜鉴。